

柳毅傳 廣陵妖亂志 周秦行記  
仙吏傳 英雄傳 劍俠傳 梅妃傳  
太真外傳

唐代叢書

廿之十三

此  
書  
之  
名  
曰  
《  
大  
學  
》  
其  
中  
之  
理  
曰  
「  
致  
知  
格  
物  
誠  
意  
正  
心  
修  
身  
齊  
家  
治  
國  
平  
天  
下  
」

此  
書  
之  
名  
曰  
《  
大  
學  
》  
其  
中  
之  
理  
曰  
「  
致  
知  
格  
物  
誠  
意  
正  
心  
修  
身  
齊  
家  
治  
國  
平  
天  
下  
」

此  
書  
之  
名  
曰  
《  
大  
學  
》  
其  
中  
之  
理  
曰  
「  
致  
知  
格  
物  
誠  
意  
正  
心  
修  
身  
齊  
家  
治  
國  
平  
天  
下  
」



此  
書  
之  
名  
曰  
《  
大  
學  
》  
其  
中  
之  
理  
曰  
「  
致  
知  
格  
物  
誠  
意  
正  
心  
修  
身  
齊  
家  
治  
國  
平  
天  
下  
」



柳毅傳

唐李朝威著

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念鄉人有  
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別去至六七里鳥起馬驚疾逸道  
左又六七里乃止見有婦人牧羊於道畔毅怪視之乃  
殊色也然而娥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  
毅詰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婦始笑而謝終泣而對曰  
賤妾不幸今日見辱問於長者然而恨貫肌骨亦何能  
媿避幸一聞馬妾洞庭龍君少女也父母配嫁涇川次

子而夫婿樂逸爲婢僕所惑日以厭薄旣而將訴於舅  
姑舅姑愛其子不能禦遠訴頻切又得罪舅姑舅姑毀  
黜以至此言詒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又曰洞庭於茲相  
遠不知其幾多也長天茫茫信耗莫通心目斷盡無所  
知哀聞君將還吳密邇洞庭欲以尺書寄託侍者未卜  
將以爲可乎毅曰吾義夫也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  
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然而洞庭深水也吾  
行塵間寧可致意邪唯恐道塗顯晦不相通達致負誠  
託又乖懇願子有何術可導我邪女悲泣再謝曰負戴

珍重不復言矣脫獲迴耗雖死必謝君不許何敢言旣  
許而問則洞庭之與京邑不足爲異也毅請聞之女曰  
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鄉人謂之社橘君當解去茲帶  
束以他物然後舉樹三發當有應者因而隨之無有礙  
矣幸君子書叙之外悉以心誠之語倍託千萬無愉毅  
曰敬聞命矣女遂於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愁泣若  
不自勝毅深爲之戚乃置書囊中因復問曰吾不知子  
之牧羊何所用哉神祇豈宰殺乎女曰非羊也雨工也  
何爲雨工曰雷霆之類也毅復視之則皆矯顧怒步飲

亂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其語竟引別東去不數十步廻望女與羊俱亡所見矣其夕至邑而別其友月餘到鄉還家乃訪於洞庭洞庭之陰果有社橘遂易帶向樹三擊而止俄有武夫出於波間再拜請曰貴客將自何所至也毅不告其實曰走謁大王耳武夫揭水指路引毅以進謂毅曰當閉目數息可達矣毅如其言遂至其宮始見臺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夫乃止毅停於大室之隅曰客當居此

以伺焉毅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毅觀之則人間珍寶畢盡於此柱以白璧砌以青玉牀以珊瑚簾以水晶雕琉璃於翠楣飾琥珀於虹棟奇秀深杳不可殫言然而王以不至毅謂夫曰洞庭君安在哉曰君方幸元珠閣與大陽道士講火經少選當畢毅曰何謂火經夫曰吾君龍也龍以水爲神舉一波可包陸谷道士乃人也人以火爲神發一炬可燎阿房然而靈用不同元化各異太陽道士精於人理吾君邀以聽焉語畢俄而宮門間景從雲合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夫躍曰此



吾君也乃至前以告之君望毅而問曰豈非人間之人乎毅對曰然旣而拜君亦拜命坐於靈虛之下謂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遊學於秦昨下第閑驅涇水之涘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髣雨鬢所不忍視毅因詰之謂毅曰爲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於此悲泗淋漓誠怛人也遂託書於毅毅許之今已至此因取書進之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曰老父之罪不診鑒聽坐貽驚瞽使閨窗孺弱遠罹詬害公乃陌上人也而能急

之幸被齒髮何敢負德詞畢又哀咤良久左右皆流涕  
時有宦人密侍君者君目以書授之令達宮中須臾宮  
中皆慟哭君驚謂左右曰疾告宮中無使有聲恐錢塘  
所知毅曰錢塘何人也曰寡人愛弟也昔爲錢塘長今  
則致政矣曰何故不使知曰以其勇過人耳昔堯遭洪  
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穿其五山上  
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然猶縻繫  
於此故錢塘之人曰來候焉詞未畢而大聲忽發天折  
地裂宮殿擺簸雲煙沸湧俄有赤龍長千餘尺電目血

舌朱鱗火鬣頂掣金鏤牽玉柱千雷萬霆繳繞其身  
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飛去毅初恐蹶仆地  
君親起持之曰無懼固無害毅良从稍安乃獲自定因  
告辭曰願得生歸以避復來君曰不必如此其去則然  
其來則不然幸爲少盡繾綣因命酌互舉以款人事俄  
而祥風慶雨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以隨紅粧千萬  
笑語熙熙中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身綃縠參差迨  
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而若喜若悲零淚如絲須臾紅  
烟蔽其左紫氣舒其右香凝瓊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

曰浮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辭歸宮中須臾又聞怨苦久而不已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裝執青玉貌鬻神溢立於君左右君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之錢塘亦盡禮相接謂毅曰女姓不幸爲頑童所辱賴君子信義昭彰致遠遠冤不然者是爲涇陵之士矣竇德懷恩詞不諭心毅謙退辭謝俯仰唯唯然後迺告兄曰向者辰發靈虛已至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知其冤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而剛陽激發不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

客愧惕慙懼不知所失因退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賴上帝靈聖諒其至寃不然者吾何辭焉從此已去勿復如是錢塘復再拜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會友戚張廣樂具以醪醑羅以甘潔初笳角鼙鼓旌旗劔戟舞萬夫於其右中有一夫前曰此錢塘破陣樂旌鈔傑氣顧驟悍慄坐客視之毛髮皆豎復有金石絲竹羅綺珠翠舞千女於其左中有一女前進曰此



貴王還宮樂清音宛轉如許如慕坐客聽之不學淚下  
一舞既畢龍君大悅賜以絢綺頒於舞人然後密席貫  
坐縱酒極娛酒酣洞庭君乃擊席而歌曰大天蒼蒼兮  
大地茫茫人各有志兮何可思量狐神鼠聖兮薄社依  
牆雷霆一發兮其孰敢當荷貞人兮信義長令骨肉兮  
還故鄉永言慙愧兮何時忘洞庭君歌罷錢塘君再拜  
而歌曰上天配合兮生死有塗此不當婦兮彼不當夫  
腹心辛苦兮涇水之隅風霜鬢鬢兮甫雪羅縠賴明公  
兮引素書令骨肉兮家如初永言珍重兮無時無錢塘

君歌闋洞庭君俱奉觴於毅毅踟躕而受爵飲訖復以  
二觴奉二君乃歌曰碧雲悠悠兮涇水東流傷美人兮  
雨泣花愁尺書遠達兮以解君憂哀冤果雪兮還處其  
休荷和雅兮感甘羞山家寂寞兮難久留欲將辭去兮  
悲綢繆歌罷皆呼萬歲洞庭君因出碧玉箱貯以開水  
犀錢塘君復出紅珀盤貯以照夜璣皆起進毅毅辭謝  
而受然後宮中之人咸以綃綵珠璧投於毅側重疊煥  
赫須臾埋沒前後毅笑語四顧媿揖不暇泊酒闌歡極  
毅辭起復宿於凝光殿翌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因

酒作色踞謂毅曰不聞猛石可裂不可捲義士可殺不可羞者邪愚有衷曲一陳於公如可則俱履雪膏如不可則皆夷糞壤足下以爲何如哉毅曰請聞之錢塘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耶毅肅然而作欬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屨困如是毅始聞跨九州壞五嶽洩其憤怒復見斷鑱金擊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真無如君者蓋犯之

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蕭  
管方洽新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  
若遇公於洪波之中玄山之間鼓以鱗鬚被以雲雨將  
迫毅以死毅則以禽獸視之亦何恨哉今體被衣冠坐  
談禮義盡五常之志性窮百行之微旨雖人世豪傑有  
不如者况江河靈類乎而欲以介然之軀悍然之性乘  
酒假氣將迫於人豈近直哉且毅之質不足以藏王一  
甲之間然而敢以不伏之心勝王不道之氣惟王壽之  
錢塘逡巡致謝曰寡人生長宮房不聞正論向者詞述

狂妄唐突高明退自循顧屏不容責幸君子不爲此乖  
間可也其夕復懽宴其樂如舊毅與錢塘遂爲知心友  
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宴毅於潛景殿男女僕妾  
悉出預會夫人泣謂毅曰骨肉受君子深恩恨不得展  
愧戴遂至睽別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以致謝夫人又  
曰此別豈有復相遇之曰乎毅始雖不諾錢塘之請然  
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毅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珍寶  
怪不可述毅於是復循塗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  
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



發一財已盈兆故淮右富族咸以爲莫如遂取於張氏  
亡又娶韓氏數月韓氏又亡徙家金陵常以饒曠多感  
欲求新匹有媒氏告之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浩  
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矣母  
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  
艾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  
既而男女二姓俱爲豪族法用禮物盡其豐盛金陵之  
士莫不健仰居月餘毅因晚人戶視其妻深覺類於龍  
女而逸艷豐狀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謂毅曰人世

豈有如是之理乎經歲餘有一子毅益重之既產踰月  
乃穠飾換服召毅於簾室之間笑謂毅曰君不憶余之  
於昔邪毅曰夙非姻好何以爲憶妻曰余卽洞庭君之  
女也涇川之辱君能救之自此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  
論親不從乖負宿心悵望成疾中間父母欲配嫁於濯  
錦小兒某遂閉戶剪髮以明無意雖君子棄絕分無見  
期而當初之心死不自管他日父母憐其志復欲馳白  
於君值君累娶張韓二氏理不可遣迨張韓繼卒君卜  
居於茲故余之父母得以爲心矣誠不意今日獲奉君

子感喜終世死無恨矣因咽泣良久復謂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愛子之意婦人匪薄不足以懽厚永心故因君愛子以託賤質未知君意如何愁懼兼心不能自解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相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其後季父請於君君固不許君乃誠爲不可邪抑忿然邪君其語之毅曰似有命者僕始見君於長涇之隅枉抑憔悴誠有不平之志然自約其心者達君之冤餘無及也初言慎勿相避者偶然耳豈有意哉洎

錢塘逼迫之際惟理有不可直乃激人之怒耳夫始以  
義行爲志寧有殺其壻而納其妻者邪一不可也某素  
以操貞爲志尙寧有屈於已而伏於心者乎二不可也  
且以率肆胸臆醜醉紛綸唯直是圖不遑避害然而將  
別之日見君有依然之容心甚恨之終以人事振束無  
由報謝吁今日君盧氏也又家於人間則吾始心未爲  
惑矣從此以往永奉懽好心無纖慮也妻因深感嬌泣  
良久不已有頃謂毅曰勿以他類遂爲無心固當知報  
耳夫龍壽萬歲今與君同之水陸無往不適君不以爲

妄也毅嘉之曰吾不知國客乃復爲神仙之餌乃相與  
觀洞庭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後徙居南海僅四  
十年其邸第輿馬珍鮮服玩雖侯伯之室無以加也毅  
之族咸遂濡澤以其春秋積序容狀不衰南海之人靡  
不驚惑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  
不得安遂相與歸洞庭凡十餘歲莫知其跡至開元末  
毅之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晴晝長望  
俄見碧山出於遠波舟人皆側立曰此本無山恐水怪  
耳指顧之際山與舟稍相逼乃有彩船自山馳來迎問

於嘏其中有一人呼之曰柳公來候耳嘏省然記之乃  
促至山下謁衣疾上山有宮闕如人世見毅立於宮室  
之中前列絲竹後羅珠翠物玩之盛殊倍人間毅詞理  
益元容顏益少初迎嘏於砌持嘏手曰別來瞬息而髮  
毛已龍嘏笑曰兄爲神仙弟爲枯骨命也毅因出藥五  
十九遺嘏曰此藥一丸可增一歲歲滿復來無从居人  
世以自苦也歡宴畢嘏乃辭行自是已後遂絕影響嘏  
常以是說告於人世殆四紀嘏亦不知所在

隴西李朝威叙而歎曰五蟲之長必以靈者別斯見



矣人裸也移信鱗蟲洞庭含吐大直錢塘迅疾磊落  
宜有承焉暇詠而不載獨可憐其意矣愚義之遂爲  
斯文

柳毅傳終

仙吏傳

唐太上隱者韓

合谷辰日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  
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  
也隣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年三歲天下  
秘識一覽暗誦於口恒指揮天上空中獨語隣母忽失  
朔累月暫歸母笞之後復去一年乃歸母見之大驚曰  
汝行經年一歸何以慰吾朔曰兒暫之紫泥之海有紫  
水汚衣仍過虞泉湔浣朝發申還何年經年乎母又問

曰汝悉經何國朔曰兒湔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寤眠  
王公啖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既多飽悶幾死乃飲元  
天黃露半合卽醒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初兒騎虎而還  
打捶過痛虎嚙兒脚傷母便悲嗟乃裂青布裳裹之朔  
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布掛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  
爲布龍澤朔以元封中遊鴻濛之澤忽遇母採桑於白  
海之濱俄而有黃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爲我妻託形  
爲太白之精今汝亦此星之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十  
餘年月中童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

骨洗髓二千年一剝皮伐毛吾生來已三洗髓五伐毛  
矣朔旣長仕漢武帝爲大中大夫武帝暮年好仙術與  
朔狎暱一日請朔曰朕欲使愛幸者不老可乎朔曰臣  
能之帝曰服何藥曰東北地有芝草西南有春生之魚  
帝曰何知之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羲和以手掩鳥  
目不許下畏其食此草也鳥獸食此卽美悶不能動帝  
曰子何知之朔曰小兒時掘井陷落井下數十年無所  
託有人引臣往取此草乃隔紅泉不得渡其人與臣一  
隻履臣乃乘履泛泉得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簞

要臣入雲轂之幕設元珉雕枕刻鏤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鏤空枕亦曰元雕枕又薦珉毫之珍褥以百珉之毫織爲褥此毫褥而冷常以夏曰舒之因名柔毫水藻之褥臣舉手拭之恐水濕席定視乃光也其後武帝寢於靈光殿召朔於青綺窓綈紈幕下問朔曰漢年運火德統以何精何瑞爲祥朔對曰臣嘗游昊然之墟在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井中出若土德則黃雲火德則赤雲金德則白雲水德則黑雲帝深信之太初二年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聲風木十枝

以獻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出因洹之水則禹貢所謂  
因桓是來卽其源也出甜波上有紫燕黃鵠集其間實  
如細珠風吹珠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枝遍賜羣臣年  
百歲者頒賜此人有疾枝則有汗將死者枝則折昔老  
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  
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見此木三遍枯  
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漸而已語曰年復年枝忽汗此木  
五千歲一涇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又天漢二年帝升  
蒼龍館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朔下席



操筆疏曰臣游北極至鏡火山日月所不照有龍銜火以照山四極亦有園囿池苑皆植異草木有明莖草如金燈折爲燭照見鬼物形仙人甯封嘗以此草然爲夜朝見腹內外有光亦名洞腹草帝剖此草爲蘇以塗明季之觀夜坐此觀卽不加燭亦名照魅草採以籍足則入水不沉朔又嘗東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何獸曰王母乘雲光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東王公怒棄此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遶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

上雖不覺還至帝曰其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名步景  
駒朔曰自馭之如駑馬蹇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千頃  
種於九景山東三千年一花明年應生臣走往詣之以  
秣馬焉立不飢朔曰臣至東極過吉雲之澤帝曰何爲  
吉雲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凶吉若有喜慶之事則滿室  
雲起五色照人着於草樹皆成五色露露味皆甘帝曰  
吉雲五露可得否曰臣負吉雲草以備馬此立可得曰  
可三二往乃東走至夕而還得元白青黃露盛以青琥  
璫各受五合授帝帝徧賜羣臣其得之者老者皆少疾

者皆除也又武帝常見彗星朔折指星木以授帝帝指  
彗星應時星沒時人莫之測也朔又善嘯每曼聲長嘯  
輒塵洛漫飛朔未死時謂同舍郎曰天下人無能知朔  
知朔者唯大王公耳朔卒後武帝得此語即召大王公  
問之曰爾知東方朔乎公對曰不知公何所能曰頗善  
星歷帝問諸星皆具在否曰諸星具在獨不見歲星十  
八年今復見耳帝仰天歎曰東方朔生在朕傍十八年  
而不知是歲星哉慘然不樂其餘事跡多散在別卷此  
不備載

人節陶真白

丹陽陶宏景字通明母初娠夢青龍出懷及生標異因  
讀葛洪神仙傳夙有志於養生每言仰視青雲白日不  
以爲遠年十七與江數褚炫劉俊爲宋朝昇明四友仕  
齊歷諸王侍讀年二十餘稍服食後就興世觀主孫先  
生咨稟經法精行道要乃拜表解職答詔優歎賜與甚  
厚公卿相之子征虜亭供帳甚盛咸云宋齊以來未有  
斯事遂入茅山又得楊許真書遂登巖告靜自稱華陽  
隱居書疏亦以此代姓名造三層樓棲止身居其上弟

子居中接賓于下齊高祖問之曰山中何所有宏景以詩答曰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高祖賞之尤好著述長于詮正謬僞著太清經一名劍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好劍鏡隨身又說于將莫邪劍皆以銅鑄非鐵也造渾天儀轉之與天相會梁及武帝革命帝既早與交遊手勅洛迓先生因畫二牛一散放于水間一著金籠一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効曳尾龜豈可致邪其時每有大事無不前陳時人謂之山中宰相以大同初獻二刀一名善勝一名成

勝爲佳寶先生嘗作詩云夷市有散誕平叔坐譚空不  
信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其時人皆談空理不習武事侯  
景之難一如所言

顏真卿

顏真卿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少時臥疾百餘日醫不  
能療有道士過其家自稱北山君出丹砂粟許救之頃  
刻卽愈真卿吟閱之暇常留心仙道旣中科累遷殿中  
侍御史楊國忠怒其不附已出爲平原太守拒安祿山  
有功肅宗幸靈武詔授工部尙書爲御史唐實所構貶



韶州刺史復徵爲刑部尙書又爲李轉國所譖貶蓬州  
長史代宗嗣位入爲戶部侍郎尋除右丞封魯國公宰  
相元載惡之貶硤州別駕復爲撫州湖州刺史元載誅  
拜刑部尙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以下七聖謚  
號繁多上議請取初謚爲定爲宰相楊炎所忌不行改  
太子少傅潛奪其權又改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  
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奏以真卿往諭旣見希烈方宣  
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雪及爭前欲殺之神色不動希  
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

以必死賊黨乃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  
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謚文忠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還使  
者白吾嘗修道以形全爲先吾死之後但割五枝節血  
爲吾吮血以紿之則吾死無恨矣縊者如其言旣死復  
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啓殯視之棺朽而屍形  
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  
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  
已其後十餘年顏氏之家自雍遣家僕往鄭州徵庄租  
回及洛京此僕偶到同德寺見魯公衣長白衫張蓋在

佛殿上坐其僕遽欲前覲公遂轉身去仰觀佛壁僕左右隨之終不合僕見其面乃下佛殿出寺去僕亦步隨之徑歸城東北隅荒菜園中有兩間破屋門上懸箔子公便揭箔而入僕隨隔箔子唱喏公曰何人僕對以名公曰人來僕既入拜輒擬哭公遽止之遂畧問一二兒姪手探囊中出金十兩付僕以救家費仍遣速去歸勿與人說僕還雍其家大驚貨其金乃真金也顏氏子便市鞍馬與向僕疾來省覲復至前處但滿眼榛無一無所有

英雄傳

唐 雍陶撰

郭子儀

郭子儀爲中書令觀察使魚朝恩請遊張敬寺子儀許之丞相意其不相得使吏諷請無往吏馳告公軍相將不利于公亦告諸將須與朝恩使至子儀將行士衣甲請從者三百人子儀怒曰我大臣也彼非有密旨安敢害我若天子之命爾曹胡爲獨與僮僕十數人赴之朝恩驚曰何車騎之省也子儀以所聞對且曰恐勞思慮

耳朝恩撫胸捧手嗚咽揮淚曰非公長者得無疑乎子儀有功高不賞之懼中貴害其功遂使盜于華州掘公之先人墳墓公裨將李懷光等怒欲求捕其黨及公入奏對揚之曰但號泣自罪因奏曰臣領師徒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節夫義士欲推刃于臣腹中者衆今構陷辱宜當其辜但臣爲國之心雖死每悔由是中外翕然莫測公之宏廣常于親仁里大啓其第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云王夫人趙氏愛女方妝梳對鏡往往公麾下

將吏出鎮去及卽吏皆被召令汲水持甃視之不異僕  
僮他日子弟列諫公公不應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  
成而不自崇重貴賤皆游臥內某等以爲雖伊霍不當  
如此公笑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粟者五百匹  
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  
通內外一怨將起搆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  
其事則九族壑粉噬臍莫及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  
讒毀是與無所加也諸子皆伏

于頔



鄭太穆郎中爲金州刺史致書于襄陽于司空頤鄭傲  
睨自若似無郡使之禮書曰閣下爲南溟之大鵬作中  
天之一柱騫騰則日月暗搖動則山嶽顛真天子之爪  
牙諸侯之龜鏡也太穆孤幼二百餘口飢凍兩京小郡  
俸薄衣食不給乞賜錢一千貫絹一千疋器物一千兩  
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且日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  
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覽書亦不嗟訝曰  
鄭使君所須各依來數一半以戎費之際不全副其本  
望也又有匡廬戴山人遣三尺童子齎數尺之書乞買

山錢百萬公遂與之仍加紙墨衣服等又有崔郊秀才者寓居于漢上蘊積文藝而物產罄縣無何與姑婢通每有阮咸之縱其婢端麗饒音伎之能漢南之最姝也姑貧鬻婢于連帥連帥愛之給錢四十萬寵盼彌深郊思慕無已卽強親府署願一見焉其婢因寒食果出值郊立于柳陰馬上連泣誓若山河郊贈以詩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或有嫉郊者寫詩于座于公視詩令召崔庄左右莫之測也郊甚憂悔無處潛遁及見握郊手曰侯

門一人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便是公製作耶四百  
千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相示遂命婢同歸至韓輓奩匣  
悉爲增飾之小阜崔生矣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  
君席上有善歌者于公遽命召焉戎使君不敢違命逾  
月而至及至令唱歌歌乃戎使君送妓之什也公曰丈  
夫不能立功業爲異代之所稱豈有奪人姬愛爲已嬉  
娛遂多以繪帛贈行手書遜謝焉戎使君詩曰寶鈿香  
娥翡翠裙妝成掩泣欲行雲殷勤好取襄王意莫向陽  
臺夢使君

張說

姚崇爲相嘗于便殿奏張說罪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謂崇曰說多智是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曰丞相得罪未宜太逼林甫又曰公必不忍卽說當無害林甫止將詔付于小御史中略以馬墜告先是說家有敎授書生通于說侍兒最寵者會擒得好狀說怒甚將窮獄于京兆書生厲聲言曰觀色不能禁人之常情緩急有用人處公何靳一婢女

耶說奇其言而釋之兼以待兒與歸書生一去數月忽  
一日訪說憂色滿面言曰某感公恩思報者久矣今聞  
公爲姚相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  
公平生所寶者用計于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歷指  
所寶書生皆云未足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以  
夜明簾爲寄者書生曰事濟矣因請說手札數行懇以  
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第書生具以說事言  
兼用夜明簾爲贄且謂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而今  
反用讒耶明早公主上謁具爲奏之上感動因急命高

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罷之書生亦不復再見

矣

裴度

元和中有新授湖州錄事參軍未赴任遇盜攘剽殆盡告勅歷任文簿悉無可遺遂於近邑丐故衣迤遲假貸却返逆旅旅舍俯逼裴晉公第時晉公在假因微服出遊偶至湖斜之店相揖而坐與語周旋及行曰對曰某之苦事人不忍聞言發涕零晉公憫之細詰其事對曰某住京數載授官江湖遇寇盪盡唯餘微命此亦細



事爾某將娶而未親迎遭郡牧強而致之獻於上相裴公矣裴曰子室何姓氏答曰姓某字黃娥裴時衣紫袴衫謂之曰某卽晉公親校也當爲子偵遂問姓名而往糾復悔之此或中令之親近入白當致禍也寢不安席遲明姑往偵之則裴已入內至晚忽有赭衣吏詣店稱令公召糾聞之惶懼倉卒與吏俱往延入小廳拜伏流汗不敢仰視卽延之坐竊視之卽昨日紫衣押牙也因謝過再三中令曰昨見所話誠心惻然今聊以慰爾憔悴卽命箱中官誥授之已再除湖糾矣喜躍未已公又

曰黃娥可于飛之任也特令送就其逆旅行裝于買與  
偕赴所任也

洪邁曰四公皆唐將相而氣度則第一流英雄也可  
與鄴侯真卿仙吏並傳



劍俠傳

唐段成式著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  
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  
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爲劍願得一觀之女曰妾不敢  
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卽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析地  
女接取其末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卽飛  
上樹化爲白猿

車中女子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閑步坊曲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謂曰公道此境未得主矣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怪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二人引士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床對坐更有數少年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入門來數少年搖

後直至當筵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  
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紈素二人羅拜女不荅土  
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宴升牀當席而坐諸少年皆  
列坐兩旁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問曰  
久聞君有妙投今煩二君奉屈喜得展見可肯賜教乎  
士人遜謝曰自幼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  
所習非是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沉思良久  
曰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女曰然矣請君  
試之士乃起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



回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行於壁上者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鳥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土人出驚慌不安又數曰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土人評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唯收得馬是將賊物者驗問馬主遂收土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唯見一孔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因餒甚急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土

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云共  
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膈訖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  
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  
俟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  
矣

僧俠

唐建中初士人韋生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  
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謂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  
郎君能垂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從

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烟  
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  
密於靴中取弓卸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  
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至何  
也乃彈之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必中僧始  
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無可奈何亦不復  
彈良久至一莊聖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一聽  
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口郎  
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

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  
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已  
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擲  
腦後五丸墜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  
蠶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  
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  
汝等向遇郎君則成蠶粉也食畢僧曰貧道以爲此業  
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老僧幸爲我斷  
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

肉如腊僧曰向後堂待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猿攫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鞭數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京西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既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絕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韋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盡矣鞭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緇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



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人後院指鞭馱言却領取聊相  
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  
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蘭陵老人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  
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鞞革掉臂而去黎疑  
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  
曰我困屢甚可具湯也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  
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閱黎

唯而趨入拜伏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  
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  
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  
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  
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  
養生言約理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  
遂入良火紫衣朱囊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  
掣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  
及黎之鬚黎叩頭不已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雇黎

曰向試尹胆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供  
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曰更相雇  
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覓鬚剃落寸餘翌  
日復往室已空矣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居名山自  
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  
相合盧亦善炉火稱唐外氏遂呼唐爲舅因與同之南  
嶽中途止一蘭若夜半矣語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幸

論梗槩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懇祈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期曰秘不肯言虜因作色曰舅今夕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憐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死於此因探懷出匕首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懼死乃言其術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六七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者殃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躋之道者因拱揖忽失所在唐自

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十歲有  
尼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  
大怒叱尼尼曰在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突及夜果  
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影響父母每思  
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  
矣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  
讀經念佛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

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  
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  
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  
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  
兼令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  
教其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逐百無一失後  
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使刺鷹隼無不中劍  
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留二女  
守穴挈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



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  
受以羊角七首刃廣三寸遂白曰刺其人於都市中人  
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則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  
大僚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七首  
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  
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  
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  
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  
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

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  
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  
可與我爲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坦能淬鏡  
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  
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  
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參商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  
娘辭節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  
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來噪  
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

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果遇之隱娘夫妻  
曰劉僕射真神人不然者何以動召也乃見劉公劉勞  
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  
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  
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  
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  
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  
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  
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于

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却返曰送其信矣  
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  
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天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  
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  
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  
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  
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  
其用鬼莫得躡其蹤能從空虛入冥善無形而滅影隱  
娘之藝故不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

王周其頭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蝶入人僕射腸中聽  
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果聞頂上  
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  
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遠逝恥其不中耳總未逾  
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白  
此劉轉厚禮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  
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  
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  
樞前慟哭而去開成中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

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  
曰卽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君之云來年火  
急拋官歸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  
甚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沉醉而去後一年縱  
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於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旅舍支  
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亡設大祥齋因  
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



友人李正郎第三十九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  
殷李悵恨不已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  
威福李懼禍飲泣而已偶語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惋  
謂李郎口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過汀於潤州北  
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  
盛妓與妓之父母首級授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  
終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雕琢奇

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禁衛清密  
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  
移時下詔於都城素賊上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  
此非外寇所入盜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  
枕固不足惜卿等衛我皇宮必期罪人斯得不然天子  
環衛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  
金帛貯之略無尋究之迹聖旨嚴切校繫者漸多坊曲  
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敬宏常蓄小僕年甫  
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屈敬宏與流輩於威遠

軍會宴有侍妓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宏曰禁鼓絕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伍旣而倏忽往來敬宏驚異於時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躡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

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却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稅者  
早知姓名三數曰當今伏罪敬宏曰如此事卽非等閑  
遂令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護否小  
僕曰偷稅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  
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于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  
高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  
事仍須秘密是時泚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還北車馬  
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八軍  
門小僕執毬杖擊之嶺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稅

來不怕他人唯懼於爾既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弃至  
左右軍一歎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  
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蓋非  
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  
彭郎已告敬宏歸蜀尋之不可但賞敬宏而已

崑崙奴

唐大歷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  
者熟生是時爲下牛其父使從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  
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策簾

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  
人艷皆絕代居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  
進一品遂命衣紅綃效者學一甌與生食生少年郝妓  
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  
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問暇必須一相訪無  
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  
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  
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疑思日不暇食  
但吟詩曰慢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



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艷愁左石莫能究其意時家中  
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事如此抱恨不  
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  
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  
具告知磨勒曰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  
自其隱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  
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十五月  
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郎君來耳生大  
喜不自勝謂勒曰何計而能達我鬱結耶磨勒笑曰後

夜乃十五夜請染青絹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  
宅有猛犬守歌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人必噬殺之  
其警如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  
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搵殺之遂宴犒以酒肉  
至三更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  
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  
院內至第三門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  
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纒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  
吟詩曰深谷鶯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

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掀  
簾而入姬默然良久躍下榻執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  
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至此生  
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  
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居朔方主  
人擁旌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  
鬱結縱玉筋舉饌金鑪泛漿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  
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  
爲脫狴牢所辱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

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粧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墮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扃鑰甚嚴勢似飛躡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其事懼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

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  
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  
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七首飛出高垣  
瞥若翅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不  
知所向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  
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  
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

賈人妻

唐餘于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寧里文書有誤爲主司

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乞食於佛祠徒  
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  
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  
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倘能從居于立旣  
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阨塞陷於溝瀆如此勤勤  
所不敢望然則子又何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  
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曰贏錢三百則  
可支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  
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聞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



扇鎖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立之一日饑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曰未嘗闕乏立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也周歲產一子唯曰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曰妾有冤仇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讐今乃得志便須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留止視其所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多疑慮事

不相榮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立開門出送則已  
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却至立迎門接俟曰更乳嬰  
兒以畢離恨就撫子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寧帳  
小兒身首已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  
遊抵近邑以何其事久之竟無所聞某年立得官卽省  
驚所居歸任爾後莫知其音問也

三虬髮叟

呂用之在維揚口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年秋有  
商人劉損孳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

來悉令覘頡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  
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  
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鶴在天得意紫  
鸞休舞鏡斷踪青鳥罷陶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  
拋不續絃若向蘼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其二鸞  
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巢已稱心紅粉尚存香幕幕白  
雲初散信沉沉情知黥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  
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其三舊嘗遊處徧尋  
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山下月猶

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  
滴盡傾東海也須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窓  
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昂藏眸光射人  
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日子衷心有何不  
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爲取賢閣  
及寶貨回卽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  
再拜而啟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  
容奸黨叟曰居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宇若令誅姪固  
不爲難實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令身

首支離不惟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及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姦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卽議行刑吾今錄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遂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迹矣劍俠傳終

廣陵妖亂志

唐羅隱撰

高駢末年惑于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  
言能役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  
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其後亦慮多言者有所漏洩因  
謂駢曰高真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真氣稍  
虧靈貺遂絕駢聞之以爲信然乃謝絕人事屏棄妾媵  
賓客將吏無復見之有不得已之故則遣人洗浴齋戒  
詣紫極宮道士辟除不祥謂之解穢然後見之拜起纒



終已復引出自此內外壅隔紀綱日紊用之等因大行  
威福旁若無人歲月既深根帶遂固用之自謂礮溪真  
君張守一是赤松子諸葛殷稱將軍有一蕭勝者謂之  
秦穆公駙馬皆云上仙遣來爲令公道侶其鄙誕不經  
率皆如此江陽縣前一地祇小廟用之貧賤時常與妻  
寓止巫舍凡所動靜禱而後行及得志謂爲冥助遂修  
崇之廻廊曲室粧樓寢殿百有餘間土木工師盡江南  
之選每軍旅大事則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  
辨凡有密請卽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

好樓居請於公解邸北跨河爲迎仙樓其斤斧之聲晝  
夜不絕費數萬緡半歲方就自成至敗竟不一遊肩鏘  
儼然以至灰燼是冬又起延和閣於大廳之西凡七間  
高八丈皆飾以珠玉綺窓繡戶殆非人工每日旦焚名香  
列異寶以祈王母之降及師鐸亂人有登之者於藻井  
垂蓮之上見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閣上千雲小語猶疑  
太乙聞燒盡降真無一事開門迎得畢將軍此近詩妖  
也用之公然云與上仙來往每對駢或叱咤風雲顧揖  
空中謂見羣仙來往過於外駢隨而拜之用之指畫紛

紘畧無媿色左右稍有異論則死不旋踵矣見者莫測  
其由但拊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靈仇遣使  
就某借兵馬并李筌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  
姓葦席數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  
以五彩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  
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韋郎廟成有人於西廡棟上  
題一長句詩曰四海干戈尙未寧謾勞淮海寫儀形九  
天元女猶無信后土夫人豈有靈一帶好雲侵髻綠兩  
行巍岫拂眉青韋郎少年耽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好

事者競相傳誦是歲詔於廣陵立駢生祠并刻石頌差  
州人採碑材於宣城及至揚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  
健牯五十牽至州南鑿垣架濠移入城內及明柵緝如  
故因令揚子縣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懸購之至  
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駢大驚乃於其旁立一大木柱  
上以金書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卽令兩都出兵仗鼓  
樂迎入碧筠亭至三橋擁鬧之處故埋石以礙之僞云  
人牛拽不動駢乃朱篆數字貼於碑上須臾去石乃行  
觀者互相謂曰碑動也識者惡之明日場子有一村姬

詣知府判官陳牒云夜來里晉借耕牛牽碑悞損其足  
遠近聞之莫不絕倒比至失守師鐸之衆竟自壞墉而  
進常與丞相鄭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適得上仙書宰  
執之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俠士來夜當至駢驚悸不  
已問計於用之用之曰張先生少年時嘗學斯術於深  
井里聶夫人近日不知肯更爲之否若有但請此人當  
之無不齏粉者駢立召守一語之對曰老夫久不爲此  
戲手足生疎然爲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婦人衣匿於  
別室守一寢於駢臥內至夜分擲一銅錢於階砌之上

鏗然有聲遂出皮囊中筑血灑於庭戶簷宇間如格鬪  
之狀明日駢泣謝守一曰蒙仙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  
肉矣乃躬輦金玉及通天犀帶以酬其勞又有蕭勝者  
亦用之黨也納五百金賂於用之用之曰爾何欲曰欲  
得知鹽城監耳乃見駢爲求知鹽城監駢以當任者有  
績與奪之間頗有難色用之曰用勝爲鹽城者不爲勝  
也昨得山書仙云有一寶劍在鹽城井中須一靈官取  
之以勝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駢俛仰許之勝至監數  
月遂匣一銅匕首獻於駢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



也得之則百里之內五兵不敢犯駢甚異之遂飾以寶  
玉常置坐隅時廣陵人雨用之謂駢曰此地當有火災  
郭邑之間悉合灰燼近日遣金山下毒龍以少雨濡之  
自此雖無大段燒燹亦未免小小驚動也於是用之每  
夜密遣人縱火荒祠壞宇無復存者駢嘗授道家祕法  
用之守一無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板狀隱起龍蛇近  
成文字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潛使左右置安道院香  
几上駢見之不勝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命公梵修功著  
特有是命計其鸞鶴不久當降某等此際謫限已滿使

應得陪幢節同歸真境也他日瑤池席上亦是人間一  
故事言畢歡笑不已遂相與登延和閣命酒肴極歡而  
罷後於道院庭中刻木爲鶴大如小駟羈轡中設棧捩  
人或逼之奮然飛動駢嘗羽服跨之仰視空濶有飄然  
之思矣自是嚴齋醮飛煉金丹費耗資財動逾萬計日  
居月諸竟無其驗

呂用之鄱陽安仁里細民也性桀黠畧知文字父璜以  
貨茗爲業來往於淮浙間時四方無事廣陵爲歌鐘之  
地富商大賈動逾百數璜明敏善酒律多與羣商遊用

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諸賈皆得歡心時或  
整履搖箠匿家與奴婢等居數歲璜卒於家乾符初羣  
盜攻剽州里遂他適用之既孤且貧其舅徐魯仁周給  
之歲餘通於魯仁室爲魯仁所逐因事九華山道士牛  
宏徽宏徽自謂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師之傳其驅役者  
召之術宏徽旣死用之復客于廣陵遂縠巾布褐用符  
藥以易衣食歲餘丞相劉公節制淮左有蠱道冥法者  
逮捕甚急用之懼遂南渡時高駢鎮京口召致方伎之  
士求輕舉不死之道用之以其術通于客次逾月不召

詣渤海親人俞公楚公楚竒之過爲儒服目之曰江西  
呂巡官因間薦于渤海及召試公楚與左右附會其術  
得驗尋署觀察推官仍爲制其名因字之曰無可言無  
可無不可也自是出入無禁初專方藥香火之事明年  
渤海移鎮用之固請戎服遂署右職用之素負販从客  
廣陵公私利病無不詳熟鼎竈之暇妄陳時政得失渤  
海益竒之漸加委任先是渤海舊將有梁纘陳拱馮綬  
童僅公楚歸禮日以疎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樹  
置私黨窺伺動息有不可去者則厚以金寶悅之左右

羣小皆市井人見利忘義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書神符無日無之更迭唱和罔知愧恥自是賄賂公行條章日紊煩刑重賦率意而爲道路怨嗟各懷亂計用之懼其竊發之變因請置巡察使採聽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授御史大夫充諸軍都巡察使於是召募府縣先負罪停廢胥吏陰狡兇狠者得百許人厚其官傭以備指使各有十餘丁縱橫閭巷間謂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隱語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異已者縱謹靜端默亦不免其禍破滅者數百家將校之中

累足屏氣焉。高駢變吏諸葛殷妖人呂用之之黨也。初自鄱陽將詣廣陵，用之先謂駢曰：玉皇以令公久爲人臣，機務稍曠，獲譴於時，君輒遣左右一尊神爲令公道中羽翼，不久當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六，亦可以人間優職。縻之明日，殷果來，遂巾褐，以駢於碧雲亭。妖形鬼態，辯詐蜂起，謂可以坐召神仙，立變寒暑。駢莫測也。俾神靈遇之，謂之諸葛將軍也。每從容酒席間，聽其鬼怪之說，則盡自忘倦。自是累遷，鹽鐵劇職，聚財數十萬，緡其兇邪陰狡，用



之蔑如也。有大賈周師儒者，其居處花木樓榭之奇，爲  
廣陵甲第。殷欲之，而師儒拒焉。一日，殷謂駢曰：「府城之  
內，當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駢曰：「爲之  
奈何？」殷曰：「當就其下，建齋壇，請靈官鎮之。」殷卽指師儒  
之第爲處。駢命軍候驪出其家。是日，雨雪驟降，泥淖方  
盛。執事者，鞭撻迫蹙，師儒攜挈老幼，匍匐道路。觀者莫  
不愕然。殷遷其族而家焉。殷足先患風疽，至是而甚。每  
一躁癢，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駢性嚴潔，甥姪  
人皆不得侍坐。唯與殷款曲，未嘗不廢寢忘餐，或促膝

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風疽忽發卽恣意搔捫指爪之間  
膿血沽染駢與之飲啗曾無難色左右或以爲言駢曰  
神仙多以此試人汝輩莫介意也駢前有一犬子每聞  
殷腥穢之氣則來近之駢怪其馴狎殷笑曰某常在大  
羅宮玉皇前見之別來數百年猶復相識其虛誕率多  
如此高虞常謂人曰爭知不是吾滅於冤家也殷性躁  
虐知揚州院來兩月官吏數百人鞭背殆半光啟二年  
僞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竄至灣頭爲邏  
者所擒腰下獲黃金數斤通天犀帶兩條旣縛八城百

姓聚觀交唾其面尋撮其髻髮頃刻都盡獄具刑于下  
馬橋南杖至百餘絞而未絕會師鐸母白子城歸家經  
過法所遂扶起避之復蘇于橋下執朴者尋以巨木踏  
之騶殿過決罰如初始殷之遇也驕暴之名尋布於遠  
近其族人競以謙損戒殷殷曰男子患於不得遂志既  
得之當須富貴自處人生寧有兩遍死者至是果再行  
法及棄屍道左爲讐人刺其目斷其舌見童輩以瓦礫  
投之須臾成峰

吳堯卿者家于廣陵初傭保于逆旅善書計因出入府

庭遂聞于縉紳始爲鹽鐵小吏性敏辯事之利病皆心  
記口調悅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首任之高駢因  
署堯卿知酒州院兼利國監尋奏爲刺史制命未行會  
軍變復歸廣陵頃之知浙西院數月而罷又知揚州院  
兼權糴使僞朝授堯卿御史大夫堯卿託附權勢不問  
貴賤苟有岐路縱廝養輩必斂衽以金玉餌之微似失  
勢雖素約爲死交則相對終日不復與言趨利背義如  
此權貴無不以賄賂交結之故不離淮泗潛竊朱紫塵  
汙官省三數年間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時王棨知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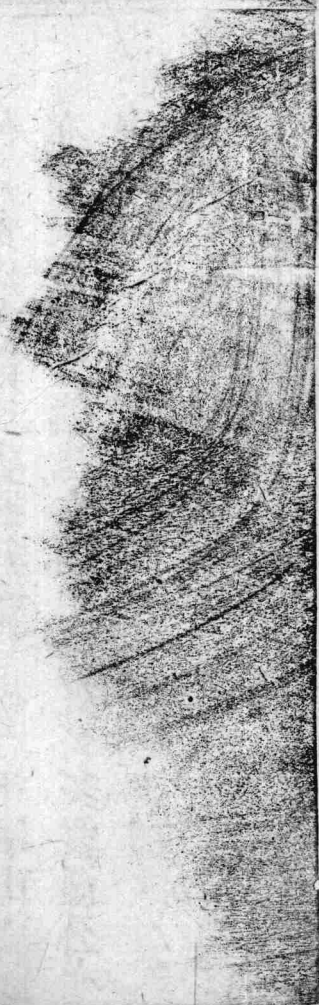
使務局下堯卿獄將窮其事爲諸葛殷所保持獲全及  
城陷軍人識是堯卿者咸請陷之畢師鐸不許夜令堯  
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爲讐人所殺棄屍衢中其  
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  
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王時人以爲  
笑端

予讀溫公通鑑載高千里爲張呂迷惑事則甚疑  
之以爲千里本才士且有將畧乃受左道愚弄不  
異兒童豈老年喪志而然耶及考他書始知是記

出于羅隱隱嘗不禮于千里作此快之其間增飾  
之誣固自不免溫公乃信之不疑如李蘩鄴侯家  
傳詞多虛美則又盡載無遺其楊右相冰山之說  
亦開天遺事之僞也人謂史遷好奇多愛溫公亦  
未免耶

廣陵妖亂志終





此  
圖  
說  
女  
子  
圖  
說  
卷  
一  
三  
三

周秦行紀

唐 牛僧孺撰

余貞元年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閤人曰郎君何至余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

八余問誰氏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人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問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此余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役役無苦乎召坐食頃聞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以有

女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  
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  
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隱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  
服花繡年低薄太后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  
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  
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  
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旁視不給有二  
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  
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

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先帝謂皇

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敢受却答不

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

曰齊潘淑妃余拜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

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余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其

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

真謹容對曰二郎天寶中宮人呼元宗多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

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

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太真說懊懣名也

東昏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  
子爲誰余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眞笑曰沈婆兒作  
天子也大竒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  
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太后首肯  
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子酒環行數周樂  
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  
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  
夫人環照見指骨也引琴而鼓其聲甚怨太后曰牛  
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  
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



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愧管夫  
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烟草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雪裏  
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痕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  
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  
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彊太眞詩曰金  
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床雲雨馬嵬分散後離  
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江山猶是  
鄴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披金縷衣再三邀余  
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池

雲階拜洞仙共道人間閑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  
善笛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偕來太后  
以接坐居之時令吹笛徃徃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  
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  
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  
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  
不春詩畢酒旣至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  
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長成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  
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

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  
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  
于復爲株索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何能爲昭  
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余爲左右送  
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特別忽聞外有  
太后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亟  
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素酒酒再行已戚夫人潘  
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  
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

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余却迴望廟宇荒毀不可入非  
向者所見矣余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 周秦行紀論

言發於中情見乎辭則言辭者志氣之來也故察其  
言而知其內觀其辭而見其意矣余嘗聞太牢氏涼國  
李公嘗呼牛僧孺曰太牢梁公名不便故不書好奇怪其身險易其行以其  
姓應國家受命之讖曰首尾三麟六十年兩角犢子  
恣狂顛龍蛇相鬪血成川及見著元怪錄多造隱語  
人不可解其或能曉一二者必附會焉縱司馬取魏

之漸用田、匠、有齊之由，故自卑秩至於宰相，而朋黨若山不可動搖。欲有意擺撼者，皆遭誣坐，莫不側目結舌。事具史官劉軻日曆。余得太牢周秦行紀，反覆觀其大牢以身與帝王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也。將有意于狂顛，及至戲德宗爲沉婆兒，以代宗皇后爲沉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于其君甚矣。懷異志于圖讖明矣。余少服臧文仲之言曰：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故貶太牢已久。前知政事欲正刑書，力未勝，而罷。余讀國史，見開元中御史汝

南周子諒彈奏牛仙客以其性符圖讖雖似是而未  
合三鱗六十之數自裴晉國與余涼國名不彭源程  
趙郡紳諸從兄嫉太牢如讐頗類余志非懷私忿蓋  
惡其應讖也太牢作鎮襄州日判復州刺史樂坤賀  
武宗監國狀曰閑事不足爲賀則恃姓敢如此耶會  
余復知政事將欲發覺未有由值平昭義得與流從  
諫交結書因竄逐之嗟乎爲人臣陰懷逆節不獨人  
得誅之鬼得誅矣凡與太牢膠固未嘗不是流薄無  
賴輩以相表裏意太牢有非望而就佐命焉斯亦信



符命之致或以中外罪余于太牢愛憎故明此論庶  
乎知余志所恨未暇族之而余又罷豈非王者不死  
乎遺禍胎于國亦余大罪也儻同余志繼而爲政宜  
爲君除患歷既有數意非偶然若不在當代其必在  
于子孫須以太牢少長咸寘于法則刑罰中而社稷  
安無患于二百四十年後嚙余致君之道分隔于明  
時嫉惡之心敢專于早歲因援毫而攄宿憤亦書行  
紀之跡于後

是書本李贊皇門人韋瓘所撰而嫁其名于牛相思

黜贊皇遂著論一篇極詞醜詆必欲寘之族滅且曰  
大牢以姓應讖文屢有意志又曰太牢貶而復用豈  
王者不死乎噫不至是也思黜亦一代奇才特以持  
論堅癖遂與正士爲仇豈誠有田常魏操之心者衛  
公斯言毋乃溺于朋黨之偏乎故余嘗謂士君子于  
國家大議當平心定氣以求至當如漢之議鹽鐵者  
乃足以建事而成功不然鮮不激而爲黨如牛李者  
嗟夫其始一話言之忤而其終也遂成死黨以相排  
陷延蔓數百年而不已亦可惧哉吾于斯傳也重

有感焉于是乎書子遠志

夫其後一... 而其多也... 亦... 且...

... 不然將不... 而... 亦...

... 侯...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 亦... 亦... 亦...

秦行紀終

... 亦... 亦... 亦...

梅妃傳

唐合曹鄴著

梅妃姓江氏莆田人父仲遜世爲醫妃年九歲能誦二南語父曰我雖女子期以此爲志父奇之名曰采蘋開元中高力士使閩粵妃笄矣見其少麗選歸侍明皇大見寵幸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三宮東都大內上陽兩宮幾四萬人自得妃視如塵土宮中亦自以爲不及妃善屬文自比謝女淡妝雅服而恣態明秀筆不可描畫性喜梅所居闌檻悉植數株上榜曰梅亭梅開賦賞至夜

分尚顧戀花下不能去上以其所好戲名曰梅妃妃有  
蕭蘭梨園梅花鳳笛玻璃剪刀綺窻八賊是時承平歲  
久海內無事上於兄弟間極友愛曰從燕間必妃侍側  
上命破橙往賜諸王至漢邸潛以足躡妃履登時退閣  
上命連宣報言適履珠脫綴綴竟當來从之上親往命  
妃妃拽衣迓上言胸腹疾作不果前也卒不至其恃寵  
如此後上與妃鬪茶顧諸王戲曰此梅精也賜白玉笛  
作驚鴻舞一座光輝鬪茶今又勝我矣妃應聲曰草木  
之戲誤勝陛下設使調和四海烹飪鼎鼐萬乘自有心

法賤妾何能較勝負也上大悅會太真楊氏人侍寵愛  
日奪上無疎意而二人相疾避路而行上嘗方之英皇  
議者謂廣狹不類竊笑之太真忌而智妃性柔緩亡以  
勝後竟爲楊氏遷於上陽東宮後上憶妃夜遣小黃門  
滅燭密以戲馬召妃至翠華西閣敍舊愛悲不自勝繼  
而上失寤侍御驚報曰妃子已屈閣前當奈何上披衣  
抱妃臧夾幙間太真既至問梅精安在上曰在東宮太  
真曰乞宣至今曰同浴溫泉上曰此女已放屏無並往  
也太真語益堅上顧左右不答太真大怒曰肴核狼藉



御榻下有婦人遺鳥夜來何人侍陛下寢權醉至於日出不視朝陛下可出見羣臣妾止此閣以俟駕回上愧甚拽衾向屏復寢曰今日有疾不可臨朝太真怒其徑歸私第上頃覓妃所在已爲小黃門送令步歸東宮上怒斬之遺鳥并翠鈿命封賜妃謂使者曰上棄我之深乎使曰上非棄妃誠恐太真無情耳妃笑曰恐伶我則動肥婢情豈非棄也妃以千金壽高力士求詞人擬司馬相如爲長門賦欲邀上意力士方奉大真且畏其勢報曰無人解賦妃乃自作樓東賦略曰

玉鑑塵生鳳奩香殢懶蟬鬢之巧梳閑縷衣之輕練  
苦寂寞於蕙宮但凝思乎蘭殿信標落之梅花隔長  
門而不見況乃花心颺恨柳眼弄愁煖風習習春鳥  
啾啾樓上黃昏兮聽鳳吹而回首碧雲日暮兮對素  
筵而凝眸溫泉不到憶拾翠之舊遊長門深閉嗟青  
鸞之信修憶太液清波水光蕩浮笙歌賞燕陪從宸  
旒奏舞鸞之妙曲乘畫鷁之仙舟君情繾綣深敘綢  
繆誓山海而常在似日月而無休奈何嫉色庸庸妒  
氣冲冲奪我之愛幸斥我乎幽宮思舊歡之莫得想

木女傳 卷一三  
三  
夢著乎朦朧度花朝與月夕羞懶對乎春風欲相如  
之奏賦奈世才之不工屬愁吟之未盡已響動乎疎  
鐘空長嘆而掩袂躊躇步于樓東

太真聞之訴明皇曰江妃庸賤以庾詞宣言怨望願賜  
死上默然會嶺表使歸妃問左右何處驛使來非梅使  
耶對曰庶邦貢楊妃果實使來妃悲咽泣下上在花萼  
樓會夷使至命封珍珠一斛密賜妃妃不受以詩付使  
者曰爲我進御前也曰

柳葉雙眉久不描殘妝和淚污紅綃長門自是無梳

洗何必珍珠慰寂寥

上覽詩悵然不樂令樂府以新聲度之號一斛珠曲名  
始此也後祿山犯闕上西幸太真死及東歸尋妃所在  
不可得上悲謂兵火之後流落他處詔有得之官三秩  
錢百萬搜訪不知所在上又命方士飛神御氣潛經天  
地亦不可得有宦者進其書真上言似甚但不活耳詩  
題於上曰

憶昔嬌妃在紫宸鉛華不御得天真霜綃雖似當時  
態爭奈嬌波不顧人

讀之泣下命模像刊石後上暑月晝寢髮髯見妃隔竹  
間泣含涕障袂如花朦霧露狀妃曰昔陛下蒙塵妾死  
亂兵之手哀妾者埋骨池東梅株傍上駭然流汗而寤  
登時令往太液池發視不獲上益不樂忽悟溫泉湯池  
側有梅十餘株豈在是乎上自命駕令發視纔數株得  
屍裏以錦裯盛以酒槽附土三尺許上大慟左右莫能  
仰視視其所傷脇下有刀痕上自製文誅之以妃禮易  
葬焉

贊曰明皇自爲潞州別駕以豪偉聞馳騁犬馬鄠杜

之間與俠少游用此起支庶踐尊位五十餘年享天下之奉窮奢極侈子孫百數其閭萬方美色衆矣晚得楊氏變易三綱濁亂四海身廢國辱思之不少悔是固有以中其心滿其欲矣江妃者後先其間以色爲所深嫉則其當人主者又可知矣議者謂或覆宗或非命均其媚忌自取殊不知明皇耄而忮忍至一日殺三子如輕斷螻螳之命奔竄而歸受制昏逆四顧嬪嬙斬亡俱盡窮獨苟活天下哀之傳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益天所以酬之也報復之理毫忽不



差是豈特兩女子之罪哉

漢興尊春秋諸儒持公穀角勝負左傳獨隱而不宣  
最後廼出蓋古書歷久始傳者極衆今世圖畫美人  
把梅者號梅妃泛言唐明皇時人而莫詳所自也蓋  
明皇失邦殆歸楊氏故詞人喜傳之梅妃特嬪御擅  
美顯晦不同理應爾也此傳得自萬卷朱遵度家太  
中成年七月所書字亦端好其言時有涉俗者惜乎  
史逸其說畧加修潤而曲循舊語懼沒其實也惟葉  
少蘊與子得之後世之傳或在此本又記其所從來

如此

梅妃傳終

梅妃傳

卷三

表



楊太真外傳卷上

唐 史官樂史著

楊貴妃小字玉環宏農華陰人也後徙居蒲州永樂之  
獨頭村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元琰蜀州司戶貴妃生

於蜀嘗誤墜池中後人呼為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如

王昭君生於峽州今有昭君村 死早孤養於叔父河南

綠珠生於白州今有綠珠江 府士曹元璪家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

八年十月元宗幸溫泉宮 自天寶六載十月 使高力士

取楊氏女於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往內太真宮天

大... 卷上... 三

寶四載七月册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於

鳳凰園册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半后服用進見

之日奏霓裳羽衣曲霓裳羽衣曲者是元宗登三鄉驛望女兒山所作也故劉禹錫有詩

云伏觀元宗皇帝望女兒山詩小臣斐然有感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惟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驛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

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風詞又逸史云羅公遠天寶初侍元宗八月十五日夜宮中翫月日陛下能從臣月中

游乎乃取一枝桂向空擲之化為一橋其色如銀請上同登約行數十里遂至大城化為一橋其色如銀請上

女數百素練寬衣舞於廣庭上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也上密記其聲調遂回橋却顧隨步而滅旦諭

俗官象其聲調作霓裳羽衣曲以二說不同乃備錄於

此是夕授金釵鈿合上又自執麗水鎮庫紫磨金珠成

步搖至粧閣親與挿鬢上喜甚謂後宮人曰朕得楊貴妃如得至寶也乃製曲子曰得寶子又曰得鞞方孔子反子先是開元初元宗有武惠妃王皇后無子妃生子又美麗寵傾後宮至十三年皇后廢妃嬪無得與惠妃比二十一年十一月惠妃卽世後庭雖有良家子無悅上目者上心淒然至是得貴妃又寵甚於惠妃有姊三人皆豐碩修整工於謔浪巧會旨趣每入宮中移晷方出宮中呼貴妃爲娘子禮數同於皇后册妃曰贈其父元琰濟陰太守母李氏隴西君夫人又贈元琰兵部尚書



李氏涼國夫人叔元珪爲光祿卿銀青光祿大夫再從  
兄釗拜爲侍郎兼數使兄銜又居朝列堂弟錡尚大華  
公主是武惠妃生以母見遇過於諸女賜第連於宮禁  
自此楊氏權傾天下每有囑請臺省府縣若奉詔敕四  
方奇貨童僕馳馬日輪其門時安祿山爲范陽節度恩  
遇最深上呼之爲兒嘗於便殿與貴妃同宴樂祿山每  
就坐不拜上而拜貴妃上顧而問之胡不拜我而拜妃  
子意者何也祿山奏云胡家不知其父只知其母上笑  
而赦之又命楊銛已下約祿山爲兄弟姊妹往來必相

宴餞初雖結義頗深後亦權敵不叶五載七月妃子以  
妬悍忤旨乘單車令高力士送還楊銛宅及亭午上思  
之不食舉動發怒力士採旨奏請載還送院中宮人衣  
物及司農米麵酒饌百餘車諸姊及銛初則懼禍聚哭  
及恩賜浸廣御饌兼至乃稍寬慰妃初出上無聊中官  
趨過者或咎撻之至有驚怖而亡者力士因請就召旣  
夜遂開安輿坊從太華宅以入及曉元宗見之內殿大  
悅貴妃拜泣謝過因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貴妃諸姊  
進食作樂自茲恩遇日深後宮無得進幸矣七載加釧

御史大夫權京兆尹賜名國忠封大姨爲韓國夫人三姨爲虢國夫人八姨爲秦國夫人同日拜命皆月給錢十萬爲脂粉之資然虢國不施粧粉自銜美艷常素面朝天當時杜甫有詩云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官門却嫌脂粉澹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又賜虢國照夜鏡秦國七葉冠國忠鑣子帳蓋希代之珍其恩寵如此鈺授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將列棨戟特授上柱國一日三詔與國忠五家於宣陽里甲第洞開僭擬宮掖車馬僕從照耀京邑遞相誇尚每造一堂費逾千萬計

見制度宏壯於已者則毀之復造土木之工不捨晝夜  
上賜御食及外方進獻皆頒賜五宅開先已來豪貴榮  
盛未之比也上起動必與貴妃同行將乘馬則力士執  
轡授鞭宮中掌貴妃刺繡織錦者數百人雕鏤器物又  
數百人供生日及時節慶續命揚益符嶺南長吏曰求  
新奇以進奉嶺南節度張九章虔陵長史王翼以端午  
進貴妃珍玩衣服異於他郡九章加銀青光祿大夫翼  
擢爲戶部侍郎九載二月上舊置五王帳長枕大被與  
兄弟共處其間妃子無何竊寧王紫玉笛吹故詩人張

祐詩云梨花深院無人見閑把寧王玉笛吹因此又忤  
旨放出時吉溫多與中貴人善國忠懼請計於溫遂入  
奏曰妃婦人無智識有忤聖顏罪當死既嘗蒙恩寵只  
合死於宮中陛下何惜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  
於外乎上曰朕用卿蓋不緣妃也初令中使張韜光送  
妃至宅妃泣謂韜光曰請奏妾罪合萬死衣服之外皆  
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生今當卽死無以謝上乃  
引刀剪其髮一縷附韜光以獻妃既出上憮然至是韜  
光以髮搭於肩上以奏上大驚惋遽使力士就召以歸

自後益嬖焉又加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十載上元節  
楊氏五宅夜遊遂與廣寧公主騎從爭西市門楊氏奴  
揮鞭誤及公主衣公主墮馬駙馬程昌裔扶公主因及  
數槌公主泣奏之上令決殺楊家奴一人昌裔停官不  
許朝謁於是楊家轉橫出入禁門不問京師長吏爲之  
側目故當時謠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觀又曰男不  
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門楣其天下人心羨慕如此  
上一旦御勤政樓大張聲樂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百  
尺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入其間



而舞不輟時劉晏以神童爲秘書省正字十歲慧悟過  
人上召於樓中貴妃坐於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巾櫛貴  
妃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唯有  
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自嫌輕更着人上與  
妃及嬪御皆歡笑移時聲聞于外因命牙笏黃紋袍賜  
之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  
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迴雪流風可以迴  
天轉地上嘗夢十仙子乃製紫雲迴元宗嘗夢仙子十  
餘輩御卿雲而下  
各執樂器懸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之音有一仙人曰  
此神仙紫雲迴今傳受陛下爲正始之音上喜而傳受

寤後餘響猶在旦命玉并夢龍女又製凌波曲元宗在東都書

夢一女容貌艷異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拜於床前上問

汝何人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妾實有

功今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以光族類上於夢

中為鼓胡琴拾新舊之曲聲為凌波曲龍女再拜而去

及覺盡記之會禁樂自御琵琶習而翻之與文武臣僚

於凌波宮臨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復有神女出池

心乃所夢之女也上大悅語於宰二曲既成遂賜宜春

相因於池上置廟每歲命祀之

院及梨園弟子并諸王時新豐初進女伶謝阿蠻善舞

上與她子鍾念因而受焉就按於清元小殿寧王吹玉

笛上羯鼓她琵琶馬仙期方響李龜年虜箎張野狐笙

篳篥懷智拍白且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她女弟秦國夫

儀賀懷智拍白且至午歡洽異常時唯她女弟秦國夫

人端坐觀之曲罷上戲曰阿瞞

上在禁中  
多自稱也

樂籍今日幸

得供養夫人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  
錢用助遂出三百萬爲一局焉樂器皆非世有者才奏  
而清風習習聲出天表妃子琵琶邏沙檀寺人白季貞  
使蜀還獻其木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感成  
雙鳳絃乃末訶彌羅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淥水蠶絲也  
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祿山進三百  
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妃之姊妹皆師妃爲  
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爾

貧無可獻師長待我與爾命侍兒紅桃娘取紅粟玉臂  
支賜阿蠻妃善擊磬拊搏之音泠泠然多新聲雖太常  
梨園之妓莫能及之上命採藍田綠玉琢成磬上方造  
簾流蘇之屬以金鈿珠翠飾之鑄金爲二獅子以爲趺  
綵繪縟麗一時無比先開元中禁中重木芍藥卽今牡  
丹也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也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  
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  
夜白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十六色  
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

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爲遽命龜年持金花  
賤宣賜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樂詞三篇白欣承  
詔旨猶苦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第一首雲想衣裳花  
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  
下逢第二首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  
漢宮誰得似可憐飛鷺倚新粧第三首名花傾國兩相  
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  
于龜年捧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略約詞調撫絲竹遂促  
龜年以歌妃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蒲萄酒笑頷歌

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妃飲罷歛繡巾再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力士終以脫靴爲恥異日妃重吟前詞力士戲曰始爲妃子怨李曰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妃子驚曰何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鸞指妃子賤之甚矣妃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上在百花院便殿因覽漢成帝內傳時妃子後至以手整上衣領曰看何文書上笑曰莫問知則又婦人覓去乃是漢成帝獲飛鸞身輕軟不勝風恐其飄翥帝爲



造水晶盤令宮人掌之而歌舞又製七寶避風臺間以  
諸香安於上恐其四肢不禁也上又曰爾則任吹多少  
蓋妃微有肌也故上有此語戲妃妃曰霓裳羽衣一曲  
可掩前古上曰我纔弄爾便欲嗔乎憶有一屏風合在  
待訪得以賜爾屏風乃虹霓爲名雕刻前代美人之形  
可長三寸許其間服玩之器衣服皆用衆寶雜廁而成  
水精爲地外以玳瑁水犀爲押絡以珍珠瑟瑟間綴精  
妙迨非人力所製此乃隋文帝所造賜義感主隨在扎  
胡貞觀初滅胡與蕭后同歸中國上因而賜焉

如歸衛  
公家遂



楊太真外傳卷上終

楊太真外傳卷下

初開元末江陵進乳柑橘上以十枚種於蓬萊宮至天  
寶十載九月秋結實宜賜宰臣曰朕近於宮內種柑子  
樹數株今秋結實一百五十餘顆乃與江南及蜀道所  
進無別亦可謂稍異者宰臣表賀曰伏以自天所育者  
不能改有常之性曠古所無者乃可謂非常之感是知  
聖人御物以元氣布和大道乘時則殊方叶致且橘柚  
所植南北異名實造化之有初匪陰陽之有革陛下元  
風真紀六合一家雨露所均混天區而齊被草木有性

憑地氣以潛通故茲江外之珍果爲禁中之佳實綠蒂  
含霜芳流綺殿金衣爛日色麗彤廷云乃頒賜大臣  
外有一合歡實上與妃子互相持翫上曰此果似知人  
意朕與卿固同一體所以合歡於是促坐同食焉因令  
畫圖傳之於後妃子旣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  
蜀者故每歲馳驛以進然方暑熱而熟經宿則無味後  
人不能知也上以妃采戲將北唯重囚轉敗爲勝連叱  
之骰子宛轉而成重囚遂命高力士賜緋風俗因而不  
易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詞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

鏡臺上白語雪衣女昨夜夢爲鷲鳥所搏上令妃授以  
多心經記誦精熟後上與妃遊別殿置雪衣女於步輦  
竿上同去瞥有鷹至搏之而斃上與妃歎息久之遂瘞  
於苑中呼爲鸚鵡塚交趾貢龍腦香有蟬蠶之狀五十  
枚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賜妃  
十枚妃私發明馳使明馳使腹下有毛夜持三枚遺祿  
山妃又常遺祿山金平脫裝具三合金平脫鐵面碗十  
一載李林甫死又以國忠爲相帶四十餘使十二載加  
國忠司空長男暄先尚延和郡主又拜銀青光祿大夫



大常卿兼戶部侍郎小男臚尚孟春公主貴妃堂弟秘  
書少監鑑尚承榮郡主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三郡主三  
夫人十三載重贈元琰太尉齊國公母重封梁國夫人  
官爲造廟御製碑及書叔元珪又拜工部尚書韓國嬙  
祕書少監崔珣女爲代宗妃虢國男裴徵尚代宗女延  
光公主女爲讓帝男妻秦國嬙柳澄男鈞尚長清縣主  
澄弟潭尚肅宗女和政公主上每年冬十月幸華清宮  
常羅冬還宮闕去卽與妃同輦華清有端正樓卽貴妃  
梳洗之所有蓮花湯卽貴妃澡沐之室國忠賜第在宮

東門之南虢國相對韓國秦國薨棟相接天子幸其第  
必過五家賞賜燕樂扈從之時每家爲一隊隊着一色  
衣五家合隊相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鳥瑟瑟珠翠  
燦於路岐可掬曾有人俯身一窺其車香氣數日不絕  
馳馬千餘頭疋以劍南旌節器仗前驅出有餞飲還有  
軟脚遠近餉遺珍玩吉馬闌侍歌兒相望于道及秦國  
先死獨虢國韓國國忠轉盛虢國又與國忠亂焉略無  
儀檢每入朝謁國忠與韓虢連轡揮鞭驟馬以爲諧謔  
從官媼姬百餘騎秉燭如晝鮮裝炫服而行衢路觀者

如堵無不駭嘆十宅諸王男女婚嫁皆資韓魏紹介每  
 一人納一千貫上乃許之十四載六月一日上幸華清  
 宮乃貴妃生日上命小部音聲小部者梨園法部所置  
 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於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  
 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其年  
 十一月祿山反幽陵祿山本名軋華山雜種胡人也母  
 自稱得三百五十斤於上前胡旋舞疾如風焉上嘗於  
 勤政樓東間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卷去簾令祿山坐  
 其下設百戲與祿山看焉肅宗諫曰歷觀今古未聞臣  
 下與君上同坐闔戲上私曰渠有異相我禳之故耳又  
 嘗與夜燕祿山醉臥化為一猪而龍首左右遽以誅國  
 告帝帝曰此猪龍無能為終不殺卒亂中國

忠爲名咸言國忠虜國貴妃三罪莫敢上聞上欲以皇  
太子監國蓋欲傳位自親征謀於國忠國忠大懼歸謂  
姊妹曰我等死在旦夕今東宮監國當與娘子等併命  
矣姊妹哭訴於貴妃妃銜士請命事乃寢十五載六日  
潼關失守上幸巴蜀貴妃從至馬嵬右龍武將軍陳元  
禮懼兵亂乃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出  
楊國忠割剝毗庶以至於此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  
曰念之从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中訴事軍士  
呼曰楊國忠與蕃人謀叛諸軍乃圍驛門合殺國忠并

男暄等

國忠舊名劍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

無復女奴侍立因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妹上乃出于樓復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于楊氏

驛門勞六軍六軍不解圍上顧左右責其故高力士對

曰國忠負罪諸將討之貴妃即國忠之妹猶在陛下左

右羣臣能無憂怖伏乞聖慮截斷一本云賊根猶在何敢散乎蓋斤貴妃也

上廻入驛驛門內傍有小巷上不忍歸行宮於巷中倚

杖欹首而立聖情昏嘿久而不進京兆司錄韋鏐見素男也

進曰乞陛下割恩忍斷以寧國家逡巡上入行宮撫妃

子出於廳門至馬道北墻口而別之使力士賜死妃泣

涕鳴咽語不勝情乃曰願大家好住妾誠負國恩死無  
恨矣乞容禮佛帝曰願妃子善地受生力士以羅巾縊  
于佛堂前之梨樹下纒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上觀之長  
號數息使力士曰與我祭之祭後六甲尚未解圍以繡  
衾覆牀置驛庭中敕元禮等入驛視之元禮撞其首知  
其死曰是矣而圍解瘥于西郭之外一里許道北坎下  
妃時年三十八上持荔枝於馬上謂張野狐曰此去劍  
門鳥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助朕悲悼妃子之由也初  
上在華清宮曰乘馬出宮門欲幸虢國夫人之宅元禮



曰未宣敕報臣天子不可輕去就上爲之迴轡他年在華清宮逼上元欲夜遊元禮奏曰自外卽是曠野須有預備若欲夜遊願歸城關上又不能違諫及此馬嵬之誅皆是敢言之有使也先是術士李遐周有詩曰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祿山卽薊門之士而來函關馬不歸哥舒翰之敗潼關也若逢山下鬼嵬字卽馬嵬驛也環上繫羅衣貴妃小字玉環及其死也力士以羅巾縊焉又妃常以假髻爲首飾而好服黃褰天寶末京師童謠曰義髻拋河

裏黃裘逐水流至此應矣初祿山嘗於上前應對雜以諧謔妃常在座祿山心動及聞馬嵬之死數日歎惋雖林甫養育之國忠激怒之然其有所自也是時虢國夫人先至陳倉之官店國忠誅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走入竹林下以爲賊軍至虢國先殺其男徽次殺其女國忠妻裴柔曰娘子何不借我方便乎遂并其女刺殺之已而自刎不死載于獄中猶問人曰國家乎賊乎獄吏曰皆有之血凝其喉而死遂併坎于東郭十餘步道北楊樹下上發馬嵬行至扶風道道傍有花寺畔

見石楠樹團圓愛玩之因呼爲端正樹蓋有所思也又  
至斜谷口屬霖雨涉旬於棧道雨中聞鈴聲隔山相應  
上旣悼念貴妃因採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焉至德  
二年旣收復西京十一月上自成都還使祭之後欲改  
葬李輔國等皆不從時禮部侍郎李揆奏曰龍武將士  
以楊國忠反故誅之今改葬故妃恐龍武將士疑懼肅  
宗遂止之上皇密令中官潛移葬之于他所妃之初瘞  
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胸前猶有錦香囊  
在焉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又命畫工寫妃形

於別殿朝夕視之而歔歔焉上皇旣居南內夜闌登勤  
政樓凭欄南望烟月滿自上因自歌曰庭前琪樹已堪  
攀塞外征人殊未還歌歇聞里中隱隱如有歌聲者顧  
力士曰得非梨園舊人乎遲明爲我訪來翌日力士潛  
求於里中因召與同去果梨園弟子也其後上復與她  
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製也上親御玉笛  
爲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留  
傳者益加焉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宮嬪御多非舊人  
上於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兩霖鈴曲曲半上四顧淒

涼不覺流涕左右亦爲感傷新豐有女伶謝阿蠻善舞  
凌波曲舊出入宮禁貴妃厚焉是日詔令舞舞罷阿蠻  
因進金粟裝臂環曰此貴妃所賜上持之淒然垂涕曰  
此我祖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朕以  
岐王所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後高麗知  
此寶歸我乃上言本國因失此寶風雨憊時民離兵弱  
朕尋以爲得此不足爲貴乃命還其紫金帶唯此不還  
汝旣得之於妃子朕今再覩之但興悲念矣言訖又涕  
零至乾元元年賀懷智又上言曰背上夏曰與親王某

令臣獨彈琵琶

其琵琶以石爲槽鴟鷂  
肋爲絃用鐵撥彈之

貴妃立於局前

觀之上數杯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獬子上局亂之上大

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臣巾上良久迴身方落及歸覺

滿身香氣乃卸頭幘貯於錦囊中今輒進所貯幘頭上

皇發囊且曰此瑞龍腦香也吾曾施於暖池玉蓮朶再

幸尚有員氣宛然況乎絲縷潤賦之物哉遂悽愴不已

自是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

同須臾妃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有道士楊通幽

自蜀來知上皇念楊貴妃自云有李少君之術上皇大



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術以索之不至又能遊神馭氣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見又旁求四虛上下東極絕大海跨蓬壺忽見最高山上多樓閣泊至西廂下有洞戶東向闔其門額署曰玉妃太真院方士抽簪叩扉有雙鬟童女出應問方士造次未及言雙鬟復入俄有碧衣侍女至詰其所從來方士因稱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逾時碧衣延入且引曰玉妃出冠金蓬幌紫綃佩紅玉拽鳳鳥左右侍女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載已還言訖憫

然指碧衣女取金釵鈿合折其半授使者曰爲我謝太  
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  
徵其意乃復前跪致詞請當時一事不聞于他人者驗  
于太上皇不然恐金釵鈿合負新垣平之詐也王姬惘  
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輦避暑驪  
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上憑肩而望因仰天  
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  
此獨君王知之耳因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復墮  
下界且結後緣或爲天或爲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因

言太上皇亦不从人間幸惟自愛無自苦耳使者還具  
奏太上皇皇心震悼及至移入大內甘露殿悲悼妃子  
無日無之遂辟穀服氣張皇后進櫻桃蔗漿聖皇並不  
食常玩一紫玉笛因吹數聲有雙鶴下於庭徘徊而去  
聖皇語侍兒宮愛曰吾奉上帝所命爲元始孔昇真人  
此期可再會妃子耳笛非爾所寶可送大收大收代卽  
宗小字令具湯沐我若就枕慎勿驚我宮愛聞睡中有聲駭而  
視之已崩矣妃之死曰馬嵬媼得鏡勅被一隻相傳過  
客一玩百錢前後獲錢無數悲夫元宗在位从倦於萬

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李林甫一以委  
成故絕逆耳之言恣行燕樂在席無別不以爲恥由林  
甫之贊成矣乘輿遷播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王被戮  
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

史臣曰夫禮者定尊卑理家國君不君何以享國父不  
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誤貽天  
下之羞所以祿山叛亂指罪三人今爲外傳非徒拾楊  
妃之故事且懲禍階而已